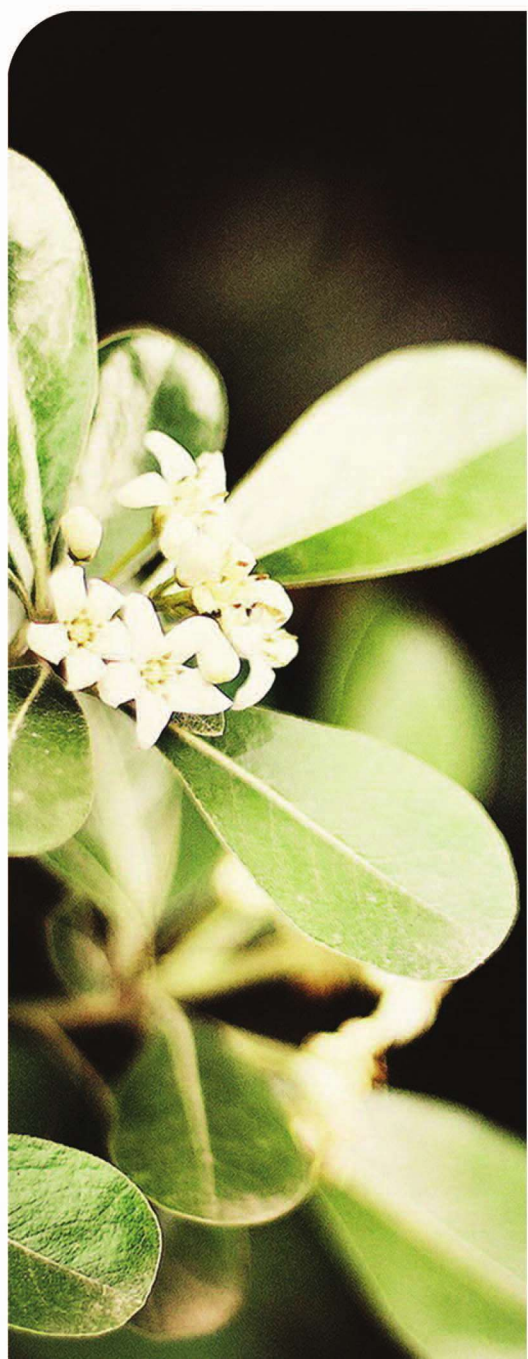


不为首 不回只 为阑珊

在同样的天空下，一样击缶，一样唱和，一样引吭……
只为丰美生命的芳华，文采斐然，笔墨飞花。

短歌行，长相思，若相惜，如相随。
● ● ● 江晓英 ◆ 著



中国华侨出版社

图书在版编目 (C I P) 数据

不为回首, 只为阑珊/江晓英著. —北京: 中国华侨出版社,
2014. 3

ISBN 978-7-5113-4495-3

I. ①不… II. ①江… III. ①古典诗歌—诗词研究—中国
IV. ①I207. 2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 (2014) 第 045041 号

●不为回首, 只为阑珊

著 者/江晓英

出版人/方 鸣

策划编辑/周耿茜

责任编辑/月 阳

责任校对/孙 丽

装帧设计/顽瞳书衣

经 销/新华书店

开 本/710 毫米×1000 毫米 1/16 印张/14 字数/180 千字

印 刷/固安县保利达印务有限公司

版 次/2014 年 5 月第 1 版 2014 年 5 月第 1 次印刷

书 号/ISBN 978-7-5113-4495-3

定 价/26. 80 元

中国华侨出版社 北京市朝阳区静安里 26 号通成达大厦 3 层 邮编: 100028

法律顾问: 陈鹰律师事务所

编辑部: (010) 64443056 64443979

发行部: (010) 64443051 传真: (010) 64439708

网 址: www.oveaschin.com

E-mail: oveaschin@sina.com

诗意地栖息（代序）

孩童时，我们都会吟诵“鹅鹅鹅，曲项向天歌，白毛浮绿水，红掌拨清波”。

一潭碧绿中，自由放任着生命的简单和欢快，这嬉戏游水的鹅，不时地引吭高歌，惹得行人驻足停留。红的掌心，白的羽毛，必是蓝天映照下的清泠泠的水湄里，荡桨开去，何等的诗意流光！

千年后的少年们，与当时的骆宾王分享着7岁时的一次美丽遇见。

《咏鹅》的朗朗音色，从幼稚园的教室中，从橘红的窗户里声声地传出，一千年都没有停歇过。这诗，一首首如泉眼喷薄而出，在奔流不息的时空长河之上，宛如穿行开放的朵朵浪花，点响了风起云涌时的蔚为壮观。时代的跌宕起伏，在一颗颗星宿的沉吟、喟叹、激昂或低垂下，贯穿了北斗波折行进的路径，清晰自然的条理，蕴育着斗转星移的乾坤之道。

天地万物，和谐构建。既在张弛中撕裂、剥离，又在颌首、张扬时聚拢。一切生机无限。

用画笔勾勒，记载瞬间的永恒。在马背上吆喝，这是奔跑的人们啊。行舟扬帆，抵达世界的每一个角落。地球上的各个民族，骨子里宣扬着跳跃的音符，高低各不相同，精神里张望的弦，和章一曲，协奏进行中。

而中华民族，在众多的火把中，立世界之林的，璀璨着上下五千年星空的，该是什么呢？

这最为绚丽的拍子击缶于何处？

我们会想起老子、庄子、荀子，会想到中国文化的博大精深和广阔无垠，这些瑰宝中，颗颗闪烁晶莹。但，如若提起其中一颗与我们生活时刻毗邻的，与我们心境同喜同悲的，与万物爱恨交织的，与历史一路同行的，会不由自主地蹦出这个字——诗！

无处不在的精彩。

在劳作中的诗意：“锄禾日当午，汗滴禾下土。谁知盘中餐，粒粒皆辛苦。”

在爱海里荡漾着诗意：“有美人兮，见之不忘。一日不见兮，思之如狂。凤飞翱翔兮，四海求凰。无奈佳人兮，不在东墙。将琴代语兮，聊写衷肠。何日见许兮，慰我彷徨。愿言配德兮，携手相将。不得于飞兮，使我沦亡。”

而旌旗招展下的诗意更为出挑和别致：“醉里挑灯看剑，梦回吹角连营。八百里分麾下炙，五十弦翻塞外声，沙场秋点兵。马作的卢飞快，弓如霹雳弦惊。了却君王天下事，赢得生前身后名，可怜白发生！”

中国人，无时不诗意，无事不诗意，无处不诗意。

诗意地冥想，诗意地看待，诗意地认知，诗意地行走。

流浪或成诗意，三毛展示了全新的生活姿态。困苦中的诗意泛着绿荫，张爱玲式的人生轨迹，平添了青瓷泠泠的诗韵色泽。说到席慕容、林徽因，她们是诗中的精灵，骨血里延续着古诗词般的清冽、甘甜、怀想、低回、诉求、婉转。

建安文化的慷慨激昂，刚健遒劲，曹操的《短歌行》让人澎湃万分；田园山居的空门清浅和逍遥自在，看山乐山，流水石上，明月松间照归人。许多浪漫与豪情，奔放而又飘逸的明朗、隽永、活泛，在太白笔下熠熠生辉；词阙潋滟华光，既有艳丽繁华的婉约熏香，又能转折高亢，小令、长调拔高的阶音，神韵和豪放可一并地错落有致，不拘一格点墨抒发着。

中华诗风词韵，贵在多元共存，补给融合，契入互振。

“林暗草惊风，将军夜引弓。平明寻白羽，没在石棱中。”军人胸怀疆土。帝王思及的是家国、普天，也有儿女情势满怀的“离恨却如春草，更行更远还生”。沉吟至今，抑扬顿挫间皆是纷飞缠绵的伤痛笔花，一篇篇延展着生命的丽章，且歌且行。

谁说女子不如男？高门名媛、贵妃佳人、市井歌伎、道姑村女，在历史的长河中，华夏大地比比皆是才女，她们的诗赋宛若玉带般穿引伏线着时空的高远和深邃。李清照“寻寻觅觅，冷冷清清，凄凄惨惨戚戚。乍暖还寒时候，最难将息。三杯两盏淡酒，怎敌他、晚来风急？雁过也，正伤心，却是旧时相识”的凉薄寒意，令人顿生怜惜之情。中国第一位女诗人——许穆夫人的豪放大气，“载驰载驱，归唁卫侯；驱马悠悠，言于漕。大夫跋涉，我心则忧；既不我嘉，不能旋反；视尔不臧，我思不远。既不我嘉，不能旋济；视尔不臧，我思不閤。陟彼阿丘，言采其虻；女子善怀，亦各有行。许人忧之，众稚且狂；我行其野，芃芃其麦。控于大邦，谁因谁极；大夫君子，无我有尤。百尔所思，不如我所之。”如果说到堪比男儿襟怀的女诗人，一定当属“无冕宰相”上官婉儿，一颦一笑的游艺间，便有了助兴诗词的再跨越。薛涛、鱼玄机、朱淑真、谢道韞、柳如是，朝朝代代说不完的女诗人，道不尽的个中故事，或被传唱，或演绎着亘古的传奇。

哲学大师海德格尔说，人生，要诗意地栖居。

无论何时何地何因何境，中国人“诗心”不改，万古长青。在诗意间活泼，在诗行里衍生着生命的底色，生生不息。

乐此不疲，当下如是。

2013年7月18日

目 录

第一卷 醉里挑灯看剑

家国梦

第一章 夜深千帐灯

第二章 边秋一雁声

第三章 大雪满弓刀

第四章 收拾旧山河

第五章 谁言天地宽

第二卷 路转溪桥忽见

田园意

第一章 僧敲月下门

第二章 饮水对清流

第三章 谈笑无还期

第四章 独钓寒江雪

第五章 一览众山小

第三卷 人间秋月长圆

乡音愁

第一章 今夕是何年

第二章 不敢问来人

第三章 家书到隔年

第四章 寒梅着花未

第五章 天际识归舟

第四卷 燕子来时新社

物象景

第一章 山山唯落晖

第二章 时鸣春涧中

第三章 江清月近人

第四章 禅房花木深

第五章 为有暗香来

第五卷 吹绉一池春水

儿女情

第一章 惟有泪千行

第二章 灯火阑珊处

第三章 入我相思门

第四章 更与何人说

第五章 梅子黄时雨

第六卷 故人锦字天涯

情谊心

第一章 同是宦游人
第二章 人生贵相知
第三章 骨肉何必亲
第四章 萋萋满别情
第五章 多难识君迟

第七卷 不知春上花枝
禅诗道

第一章 问路白云头
第二章 馨香逐晚风
第三章 身直圆成相
第四章 何处惹尘埃
第五章 头头达故乡

第一卷 醉里挑灯看剑

家 国 梦

常怀忧患意识，时抒家国情怀，这是几千年中国梦的传承与传统。儒家文化熏陶和浸染下的中国人，悠悠君子情，霍霍志士心，他们是一代又一代敢于担当、热心负责、付之行动的铿锵儿女。华夏民族，永存着一种朴素的无意识“集体主义”感，由内而发，自然鞭策着历史的车轮滚滚前行。“愿得此身長报国，何须生入玉门关。”作为子民，我愿以此身终生报效国家，大丈夫建功立业，又何须要活着返回家园？这一番决绝言表，可抛头颅洒热血的坚定不移、拳拳之心，多么的令人动容和备受鼓舞啊！立在决心，意有高度。以田园山水见长的闲情派唐代诗人戴叔伦，一首《塞上曲》无疑彰显了文人夫子们的另一个侧影，无论多么隐逸的生活，实则都心怀家国事，骨子里长存民族气节。

“醉里挑灯看剑，梦回吹角连营。八百里分麾下炙，五十弦翻塞外声。沙场秋点兵。马作的卢飞快，弓如霹雳弦惊。了却君王天下事，赢得生前身后名。可怜白发生！”这是一阕雄壮高亢的《破阵子》，出色地运用了一连串的动作之词，“醉”、“挑”、“梦”、“吹”、“惊”，将人物形象、心理活动、环境处所、追寻向往一一表露无疑，颇有“此时无声胜有声”的眼见之实的触动感。夜，是古人惯用的场景设计，喝了几盅，思想化开了，便不能安睡，于是神游四方，当下的感怀一阵阵涌动作祟着，不得不说，不得不诉，诗意昂然而兴起了。“秋”字前后各表情形，前为虚景，后是实心，互为相衬，壮歌一曲，如若梦里全作了现实，该是何等波澜壮观的战事跌宕局面。可是，转折间，豪情只是一抹烟云而过，徒添银发丛生也未必能立志如愿，那怀想过的许多遗憾，如今只影印在醉里梦中慢慢去回溯和向往。

古人关怀天下国家，笔触表达也不尽相同。哀鸣悲伤的“彩角声吹月堕，渐连营马动，四起笳声。闪烁邻灯，灯前尚有砧声。知他诉愁到晓，碎啾啾、多少蛩声。诉未了，把一半，分与雁声。”诗人借用声音的意象，声声不息地倾吐深思感怀，不失为一种绝好的写意方法。沉痛的，悲愤的，无奈的，猝然泪下的，苦闷的，辛酸的，众多的表现手法，表达的意愿和心境却达到了高度的统一，祖国河山，大好天下，不容欺凌，也不容许疆土被他人分割。

到了南宋时期，对于故国的热爱和想念，与现实处境的艰难形成了鲜明的比对。这是诗人们一种切肤、深刻的体验和体会，让感情更加丰富，文笔更为深厚，诗人们笔下的感触一寸寸地在陷落，而诗风也随着心情和心境在不断变化中。李清照的生活经历很具有代表性，南渡前她有美满幸福的家庭，而南渡之后，真正体会了国破家亡的悲痛滋味。丈夫赵明诚病死，自己孤身在南方过着颠沛流离的生活。“中州盛日，闺门多暇，记得偏重三五。铺翠冠儿，捻金雪柳，簇带争济楚。如今憔悴，风鬟霜鬓，见夜间出去。不如向、帘儿底下，听人笑语。”这些伤怀的家事，在国运凋零的境况下，却是去年今年，已然物是人非了，离乱后的困苦和寂寞，在诗人细腻的笔锋下迂回铺就，长吁万分的悲凉，迷茫几许深，又深几许？

上下几千年，诗人们对于家国的眷恋和期许，既有一种迫切之情，而情怀又那么的简单、丰富、持恒。“烽火连三月，家书抵万金。”乱世中一封家书，便是心事的全部。“王师北定中原日，家祭无忘告乃翁。”唯有国家的太平和祥和，才是有家国梦的诗人们永远的一个愿景。“拼将十万头颅血，须把乾坤力挽回。”或“问苍茫大地，谁主沉浮？”中国梦，华夏民族昨天、今天、明天的家国梦。

第一章 夜深千帐灯

《长相思》·纳兰性德

山一程，水一程。身向榆关那畔行，夜深千帐灯。

风一更，雪一更。聒碎乡心梦不成，故园无此声。

清初词人纳兰性德善于小令的创新达意，词风颇有另辟蹊径的独到和章法。其经典词句在当下盛为流行，常有现代人的个性签名便是出自他的词阙中，“人生若只如初见”、“心字已成灰”、“当时只道是寻常”，许多往来底事，一语成谶，特别能表达当时的心境和人生感悟，经久不衰地被人传唱和吟诵着，让人何以不爱之？

而在他众多的佳作中试着一一淘宝，我们会发现，除却婉丽凄清的关于描写情感的词令外，诗人有极少数抒发边关扈驾情怀的作品，堪为上乘之作，这首《长相思》即是。

1682年2月15日，纳兰性德随从康熙帝诣永陵、福陵、昭陵告祭，23日出山海关，《长相思》即作于出关前后的途中。

流水营盘，千里行军，日夜兼程，作为一等侍卫的纳兰性德，与君王常伴，与猎猎长风如影随形，场面一定宏阔壮观，可以想象到，白天大军帐前的喧嚣和紧张，首尾不见的行军大队伍，宛若一条无尽头的路径在一直蜿蜒下去，气势如潮般涌动着，怎一个壮伟的龙行御驾行阵之势。这些，我们都可以从《长相思》的一词一句中去延伸揣度当时场面，是否如此呢？

天涯羁旅，一切的“一”，“一”的一切，复沓吟哦中层层递进，层层深入，千重山，万道水，只记得风走了，雪又来；雪将去，风还在。时间和空间不停地转移和变换着，唯一不变的是这种跟随将一如既往地复复重重下去。而心情又如何呢？远离故乡，行进在去榆关的途中，那一边前景广袤，气象万千，遥远的曲折一节节拔高着，向远，翻越的艰辛和路途的修远。人虽去，心却依然在故乡的灯火中温暖。看呐！这深沉的夜色里，寂寂的帐篷，谁在清冷中延绵着思乡的急迫？唯听见有风雪敲打着外面的空旷世界，一阵阵地催人得紧，望不出去的帐篷千灯亮着，将士们可安然入睡？是否如我般的正思及着故乡悠远恬静的清宁，一如当初的那一抹橘红，静静地无声栖息着。这阙小词只撷取了一般常见的意象“山”、“水”、“风”、“雪”、“灯”，通过巧妙的排列和组合，达到视觉和听觉的交相呼应，构成了极富感染力的思乡情结氛围，对仗工整，信手拈来，平凡中却不非凡。“一”和“千”的强烈跨度对比，拉高拉长了情感的焦虑、怨怼、幽苦之心。灯暖，雪寒，风高，无奈的驻守，平添了对家中温暖安定的流恋和向往。词阙笔调缠绵，糅合了儿女情长的细腻、柔软、清丽，虽没有一般边塞诗的大气、沉痛、悲凉、雄壮，但却不失半分男儿的宏愿报国之情。人生虽好，境遇也佳，也难免会在征程的艰难跋涉后，所有的困倦涌上心头，停下歇歇的那一刻，许多的情景一一袭来、浮现，情真、景真、意真。诗人采用白描的手法，意在朴素简单，词句也婉约隽秀，达到神韵丰美的自然最佳。这是从传统的羁旅题材中脱离出来的代表作品，形成了独特的精神风格。

王国维说：“‘明月照积雪’，‘大江流日夜’，‘中天悬明月’，‘长河落日圆’，此中境界，可谓千古壮观，求之于词，唯纳兰性德塞上之作，如《长相思》之‘夜深千帐灯’，《如梦令》之‘万帐弯庐人醉，星影摇摇欲坠’差近之。”“纳兰容若以自然之眼观物，以自然之舌言情，此初入中原未染汉人风气，故能真切如此，北宋以来，一人而已！”这便是纳兰性德词的魅力所在，代表性非常强，颇受现代人的追捧和喜欢。

说纳兰性德的小词直追后主，梁启超的褒奖似乎只从笔锋笔调上给了更多的赞誉。实则，对于家国的胸怀抒臆，纳兰性德和李后主的着眼点和落脚点是不尽相同的。“昨夜风兼雨，帘

韩飒飒秋声。烛残漏断频倚枕。起坐不能平。世事漫随流水，算来一梦浮生。醉乡路稳宜频到，此外不堪行。”屋外一夜的风雨交加，凄冷中愈发的空寥冷漠，一切无言，只闻秋风作响的幕布帘子一阵阵地来回徘徊着，在飒飒的交错碰撞中平添孤寂。辗转难眠，灯似燃尽，时有彼此起伏的断弦心事，让人不得安睡，几次坐起又倚枕而卧，睡不得，躺不了。怀想当初，一切便如流水般地漫溯、漫溯，这逝去啊！不再复返，是不是人情世事都如梦境、幻影般，沉浮是非不由己。罢了，只有在每一次长醉后的梦中，才能踏上归家的路途，一刻的如愿安稳，除此外，别无他路了。人生感慨，李后主叹息昨朝今日，可谓境遇两番，曾经的家和国斡旋在自己手中，想那前尘繁华，好不荣光。而今眼目下，却只能借酒的麻醉一次次地梦回故园家乡。李煜的这首《乌夜啼》，毫不掩饰的伤怀，不做作、不矫情、不假释，与纳兰性德的《长相思》有同工异曲之妙，一个“梦”只为一次“回”，皆以“风雪”或“风雨”作为载体营造气氛，灯烛为媒，渲染烘托着当时的情势，生动了无限感慨和几多意象，而最终他们都是怀着一颗对“家”和“国”深切眷恋的赤子之情。只是，纳兰性德伤感不颓废，李后主无奈只能喟叹。纳兰性德在星辰过后即可迎来启程的曙光，而李后主却总是在郁抑中不见明天的曦晖。纳兰性德“有家”可归，一代君王李后主再“无家”可还。

这载不动的许多愁，“帘外雨潺潺，春意阑珊，罗衾不耐五更寒。梦里不知身是客，一晌贪欢。独自莫凭栏！无限江山，别时容易见时难。流水落花春去也，天上人间。”可是，“四十年来家国，三千里地山河。凤阁龙楼连霄汉，玉树琼枝作烟罗。几曾识干戈。一旦归为臣虏，沉腰潘鬓消磨。最是仓皇辞庙日，教坊犹奏离别歌。垂泪对宫娥。”人去也，江山在，几多风雨几多辛酸，望尽天涯路，望不断的小阑干，回首时，山重水复俨然阻隔，却始终隔不断思乡的情怀。“春花秋月何时了，往事知多少。小楼昨夜又东风，故国不堪回首月明中。雕栏玉砌应犹在，只是朱颜改。问君能有几多愁？恰似一江春水向东流。”春花秋月，物象都如昙花一现，随时而去，随风而去，谁也改不了的轮转，只有往事积压却越来越多，也不曾离去。又起风了啊，小楼上昨夜那一轮明月，依旧清辉一片，那堂皇富丽的“家”一定还在吧，一定有人站在灯火阑珊处，那是谁的身影？想起这些过往前尘，会有多少愁和怨，都只能化作一去不复返的春江流水，一直向前、往东，从不回头。

李后主和纳兰性德的诗词风格迥迤清新，婉约照人，烙印明显，他们都是以直抒性灵为手法的诗人，彰显一种纯粹的至诚至真，延绵着永不枯竭的深情，传递时或有迷茫，却在坚定中不断地思定而悟，或有疼痛，亦能化落寞惆怅为万千心绪，作了诗意的栖息，困境中也不乏人生情趣。李煜被后世尊称为“词圣”，他的词摆脱了《花间集》的浮靡，语言明快自然，形象鲜明生动，用情真挚热烈。亡国后所作的题材更为广阔，含意深沉，形式质朴，突破了花间之町畦，乃婉约派开山之师。而纳兰词，以其凄婉又不失雄浑的风格，自然白描又不失其工巧的艺术手法，新奇中高标于清初词坛，被况周颐评为“国初第一词人”。

他们都是顶天儿男，在娓娓的辞藻间绽放生命的烟火，流传的不仅仅是几阙小令，左手李煜，右手纳兰，他们在字里行间写意着一个时代的沉浮，或历史演变，或长河沉浮，又或星辰更替中的真实内因，他们的文字力量，在风云变迁中或许是某个结扣的轻锁，也可能是某个方向的暗溯、延伸，有一种牵引的力量。他们的词阙，个体亦有广泛的基础，广泛里浓缩着独特的节点，让后来人可以循着这个节点，在一拍拍击缶中动情地吟哦李后主和纳兰容若的经典之作，还有他们骨子里深藏的故土家园情怀梦，如此的清晰、接近。

江南江北旧家乡，三十年来梦一场。

吴苑宫闱今冷落，广陵台殿已荒凉。

云笼远岫愁千片，雨打归舟泪万行。

兄弟四人三百口，不堪闲坐细思量。

江南江北情，在诗人的心中，虽世事无常，人生如梦，却不管身处何方，人在何处，家园在心口上贴着的暖，凉了；凉了又心生思念的暖意融融，多么微妙的情绪变化。“宫闱”、

“台殿”泠泠依旧在，而“云笼”、“雨打”迷了回家的一条路径，我的兄弟姐妹们啊，你们在做着什么，又在何处？是不是我这般的细细地回忆着过去的时光，想着许多美好的一瞬和相聚时的微微温暖。诗人的些微人生感念，一字一扣心内的某根弦，起伏着波澜。

第二章 边秋一雁声

《月夜忆舍弟》·杜甫

戍鼓断人行，边秋一雁声。

露从今夜白，月是故乡明。

有弟皆分散，无家问死生。

寄书长不达，况乃未休兵。

战争的无情和残酷，必会造成时局的动荡不安和家园故国的破碎，亲人不能聚，有家不能还，这些悲欢离合无论发生在什么样的朝代，都会给老百姓造成极大的不安全隐患和不安定因素，国家山河如果被肆意践踏，家不是家，国不是国，这样的不堪，何以为家？那样的情形下可能是人人自危，许多人在颠沛流离中躲避战火的洗掠，残喘中过着无可奈何的流离失所的日子。今朝明朝没一个未来的希望和确定的准数。试想，谁能在这样的情形下无心旁骛地生活。

“国破山河在，城春草木深。感时花溅泪，恨别鸟惊心。烽火连三月，家书抵万金。白头搔更短，浑欲不胜簪。”唐代“诗圣”杜甫忧国忧民，诗风沉郁顿挫，留有 1400 多首诗歌被保留传唱下来，堪称诗坛上一颗丰厚的璀璨“瑰宝”。他的笔下，涉及社会动荡、政治黑暗、人民疾苦等诸多社会矛盾，多为愤慨的爱国篇章，记录了唐代由盛转衰的历史巨变，他的诗也被称为“诗史”，推崇儒家仁爱精神和强烈的忧患意识，热爱生活，热爱人民，热爱祖国大好河山。诗歌中善于描摹最普通的人事因由，意象与思维契入普通老百姓的生活里去，背景广阔，题材众多，有取之不完的灵感，这也是杜甫能创作这么优秀作品，并能流传至今的因由所在吧！老百姓喜欢的，贴近大众的，打动心灵的文艺作品便会源远流长，杜甫无疑是做到了。

这首《月夜忆舍弟》，单从题目字面上理解，乃月夜思亲人之作，这亲人是谁？是杜甫自己的弟弟，于是通过这条主线可以将许多联想连根拔起，丰富起来。起句似略显突兀，描绘的是一幅边塞秋天的景象，“戍鼓断人行，边秋一雁声”，路断行人，当时所见情形。而戍鼓点点、雁声阵阵，如是所闻，眼前一切都是凄凉孤单的感觉，鼓声、雁鸣、行人，这些动静之词却没有半分的鲜活起来，反而徒生荒凉不堪的哀婉，如此边塞，便是越发冷漠和沉寂了。一个“断”字，便轻轻地无意地点明了社会环境，足可说明战事的频繁、激烈，道路、要塞多有阻隔，诗人除了点出战争给来往、交流带来的不便外，也隐隐勾勒出老百姓在这种紧张的气氛下，一般是不敢轻易出门的。这样的烘托，更明朗了“月夜”的境况，诗人想家了，想故乡的亲人了。“露从今夜白”，既写景，也点明时令。这是一个白露的夜晚，露水清盈，天涯共明月，却是周围寒意四起，这不免是融进了诗人的主观情感。而这样的月明中，唯有家乡的月亮是最美的、最圆的，最让人想念和牵挂的。其实是一种心理作祟产生的幻影，情感里微妙着一些诉不清的心思罢了。词句看似平淡，却是用力矫健，沉稳意深。点题后，诗由望月转入抒情，过渡自然贴切。月光一直是诗人表达思想的最佳载体。时逢国家动荡，离乱丛生，许久得不到书信和消息的亲人们，那种天各一方，各自守候，各自孤独，焦虑不安中夹杂了生死离别的千千愁结，实令人分外沉痛，家不再是家了，只是啊！我那些生死未卜的兄弟们，而今何处，可是安康？现在，战事依旧频发，依旧是生死两茫茫而彼此难以预料一个未来的走向。在安史之乱中，杜甫一直颠沛流离，尝尽艰辛，虽然居无定所，前途渺茫，但他却时时不忘国，刻刻不忘亲人，既怀家愁，又忧国难，常是感慨万千，一首首传唱之作因了一个人生夙愿，如此便从一支永不放弃的笔下潺潺而溢出。

这首《月夜忆舍弟》层次分明，首尾相照，承转圆润，结构井然。“未休兵”则“断人行”，

望月则“忆舍弟”，“无家”则“寄书不达”，人“分散”则“死生”不明，一句一转，一气呵成。

同为生活在战乱纷飞的时代，同样饱经了离别的困苦，北宋女词人李清照所描绘的家事、国事，手法别致了，时而婉转着女性诗人的爱恨缠绵交织，有时也有男儿豪情般的拍案而起和激烈壮怀。“至今思项羽，不肯过江东。”这是一种大义凛然的气节，李清照骨子里的爱国情怀是豪迈的、积极的。“生当作人杰，死亦为鬼雄。”决绝而坚定的人生价值取向，响亮有力，谁也不能阻挡的步伐，英雄建功立业，死也要为国捐躯，牺牲了也是英雄，何等气吞山河的雄风气概！这样掷地有声的高声宣言，出自女诗人李清照之笔，真是压倒须眉了。

李清照出身名门，嫁于宦族，以词著称，婉约词派代表，有“千古第一才女”之称。词风清婉流利，含蓄蕴藉，成就冠绝古今，半分不输儿男。她虽苦难一生，却性情豁达、坚强。“元佑党祸”，其父遭遣，中年丧夫，一生珍藏被毁，晚年遭诬陷，真可谓“忧患得失，何其多也”。但这些磨砺和沉潜更加激发了她的创作热情，造就了她成熟的心智和敢于担当的果敢。凄冷中独立于世却不放低，也不颓废。目睹江山社稷的动荡不安，她的心思敏锐而叛逆，《夏日绝句》就是对朝廷懦夫们的有力抨击，这种顶天立地，不畏强敌，誓死一搏的壮志豪情也令堂堂须眉含羞折腰，无地自容。这是一种时代的强音，舞动火把，叩响着爱国的主旋律。李清照是主战的诗人，即使自己孀居一隅，暮年悲寂也不忘收复大业。她的诗文《上枢密韩公、工部尚书胡公》、《夜发严滩》、《晓梦》、《打马图经序》、《打马赋》等最能体现这种正能量的爱国感情。

《上枢密韩公、工部尚书胡公》·李清照

三年复六月，天子视朝久。
凝旒望南云，垂衣思北狩。
如闻帝若曰，岳牧与群后。
贤宁无半千，运已遇阳九。
勿勒燕然铭，勿种金城柳。
岂无纯孝臣，识此霜露悲。
何必羹舍肉，便可车载脂。
土地非所惜，玉帛如尘泥。
谁当可将命，币厚辞益卑。
四岳佥曰俞，臣下帝所知。
中朝第一人，春官有昌黎。
身为百夫特，行足万人师。
嘉祐与建中，为政有臬夔。
匈奴畏王商，吐蕃尊子仪。
夷狄已破胆，将命公所宜。
公拜手稽首，受命白玉墀。
曰臣敢辞难，此亦何等时。
家人安足谋，妻子不必辞。
愿奉天地灵，愿奉宗庙威。
径持紫泥诏，直入黄龙城。
单于定稽颡，侍子当来迎。
仁君方恃信，狂生休请缨。
或取犬马血，与结天日盟。
胡公清德人所难，谋同德协心志安。
脱衣已被汉恩暖，离歌不道易水寒。

皇天久阴后土湿，雨势未回风势急。
车声辘辘马萧萧，壮士懦夫俱感泣。
闾阎嫠妇亦何如，沥血投书干记室。
夷虏从来性虎狼，不虞预备庸何伤。
衷甲昔时闻楚幕，乘城前日记平凉。
葵丘践土非荒城，勿轻谈士弃儒生。
露布词成马犹倚，崤函关出鸡未鸣。
巧匠何曾弃樗栌，刳尧之言或有益。
不乞隋珠与和璧，只乞乡关新信息。
灵光虽在应萧萧，草中翁仲今何若。
遗氓岂尚种桑麻，残虏如闻保城郭。
嫠家父祖生齐鲁，位下名高人比数。
当时稷下纵谈时，犹记人挥汗成雨。
子孙南渡今几年，飘流遂与流人伍。
欲将血泪寄山河，去洒东山一抔土。

如此壮丽大气的诗篇，世间有几人？家国事，人人有责，天下事，事事关心。

“诗圣”杜甫的诗歌风格一贯到底的硬朗、朴实、见力，平淡中见真情，层次上逐高度，诗意精湛，影响深远。“丞相祠堂何处寻，锦官城外柏森森。映阶碧草自春色，隔叶黄鹂空好音。三顾频频天下计，两朝开济老臣心。出师未捷身先死，长使英雄泪满襟。”这首《蜀相》，是杜甫漂泊于西南时，追怀诸葛亮所作，诗歌形式颇具特点。以景致、环境描写为铺垫和陈设，突出清幽肃穆的庄严气氛，又有婉转之音流淌，一时间交相辉映，无非是引出怀念的真切。“三顾频频天下计，两朝开济老臣心。”简单明了的两句诗，高度概括了诸葛亮政治生涯的活动，勾勒出一位优秀政治家的尽责和功业，赞美之情溢于言表。既悲壮，又惋惜。这是另一种以其他手法为切入点的爱国主义诗情抒发。后人从诗中能正面了解到三国时蜀汉丞相诸葛亮志清勤勉和鞠躬尽瘁的伟大形象，成为后世忠君爱国的士大夫们崇拜和学习的榜样，老百姓亦是热烈爱戴和推崇。这和李清照描写家国故园的着力点比对，杜甫的着墨和重点显然不同。李清照既可以在悲凉清冷中见真实情怀，又能挥笔写就《夏日绝句》和《上枢密韩公、工部尚书胡公》等这类大气豪迈的作品。

《声声慢》·李清照

寻寻觅觅，冷冷清清，凄凄惨惨戚戚。乍暖还寒时候，最难将息。三杯两盏淡酒，怎敌他、晚来风急？雁过也，正伤心，却是旧时相识。

满地黄花堆积。憔悴损，如今有谁堪摘？守着窗儿，独自怎生得黑？梧桐更兼细雨，到黄昏、点点滴滴。这次第，怎一个愁字了得！

一曲《声声慢》，这是多少伤感和悲戚都无法描摹的过去啊！国破、家亡、夫死、遇人不淑，孤苦不可诉的遭遇，在叠字间如大珠小珠落玉盘般的婉妙，更添层次的忧伤，离乱的苦楚，忧患的余生，悲哀的未来。李清照用普通的白描，层层铺展，满纸呜咽，向谁倾吐？心中痛楚抑郁之情，瞬间喷薄而出，奇思妙语，并非刻意取巧，自然贴切。这首词被后人称为“千古绝唱”不为过。

历朝历代的更迭，星云交替变换。战争让人伤痛，战争让人饱尝无尽的离别之苦，战争中的思念情怀，通过诗词歌赋表达出来，便是有着不同凡响的价值了，历史在他们笔下星星点点般闪烁着光芒，许多真挚情感一触即发。千年后的我们，一样的月光，一样的思念，一样的你和他，备受尊崇！

第三章 大雪满弓刀

《塞下曲》·卢纶

月黑雁飞高，单于夜遁逃。

欲将轻骑逐，大雪满弓刀。

世事翻云覆雨，人间浪沙荡涤，似烟云过，一一跌进尘埃里。而浩瀚中依旧有那么些星子般的晶莹，如一枚枚耀眼的瑰宝闪烁在历史的天空上，丰盛了银河中夜色如岚的遐思。

歌以咏志。山水言情。

在诗人们的笔下，万般皆景，世事有情。自斟自酌望月兴叹可为诗，相迎相送感怀别离以为诗，“相煎何太急”亦可悲怆成绝步诗。中国人的诗意，是诗意地栖息着，还是栖息在诗意中，实难分别。不过，和诗，在博大宽广的诗海里，倒是难得一见。如若是边塞描摹的和诗，那更难求寻了。试想，军中汉子，个个心怀战事，警惕边防敌人，更多的注意力集中到了打仗、行军中，时有紧张感，满怀责任心。且不说这个，就是军营里的艰苦条件，恶劣气候的侵扰也难有引发诗情的大环境。何况，边塞驻军多武将，“笔杆子”和“枪杆子”的特长、绝活各有不相同，那么，军营里朗朗吟出的绚烂诗行，流传到今的，大多就成了经典之作，闪烁着不一样的光芒和精彩。

卢纶的《和张仆射塞下曲》，堪称其中典范。

张仆的原作已不得知原貌，但是，卢纶的《塞下曲》六首却广为传诵。

“月黑雁飞高”，这里不仅仅是在一个夜黑时分，有月，或者说今晚的月儿不朦胧，不迷离，也不讨人醉，而此刻这枚月儿正穿行在乌云中，黑幕笼罩下充满了压抑和窒息，简单的两个字交代，便点明了时辰以及环境、气氛，这样的境况下，会发生什么样的事情呢？有什么样的动态变化呢？如果“月黑”是一出舞台剧的大幕背景，那么，该有角色上来了——“雁飞高”。这平地拔起的突兀动感，似乎一面平镜似的湖水上掠起一只鸟儿，轻轻地一提，便惊起波澜。宿雁扑簇簇的，有动静！一定发生了什么事情。这事还不小，“单于夜遁逃”了。单于是谁？在古代，匈奴的王被尊称为“单于”，这里“单于”是借指敌军的主帅。一场紧张的战事前奏即将拉响，从诗人的视角看过去，起篇就充满了对敌人的不屑和轻蔑，趁着夜黑风高逃跑的大帅，何来“将帅”的骨骼和风范？嘲讽色彩一句点睛，烘托了场景“逃”。既然“逃”，追就成了必然。一般我们会想象大军“吆喝”着追逃的情形，将士们士气高涨，一腔热烈地奔去捉人。诗人却不然，出人意料的承接，让人更加浮想联翩。“欲将轻骑逐，大雪满弓刀。”将军有条不紊地开始点将，一派胸有成竹的气势，与单于逃跑的仓皇和凌乱形成了鲜明的对比，作风和阵势高低一目了然。轻骑兵一字排开，人人欲跨战马堵截敌人的情形，却被诗人笔锋一转，点墨到了另一番画面中。天空突然飘起一片片雪花来，越来越紧促，仅仅是点兵点将的极短暂的时间内，白皑皑却铺满了将士们的刀剑弯弓上，一股寒意袭来，白色笼罩下，平添肃杀之气，让整个追击充满了想象力和空间留白，妙就妙在就是不提如何去捉拿单于的。短短20个字，用笔起伏波折，却胜了无数的叙述表白。夜是黑的（月也黑了），雪是白的，寓意蕴藏其间，却不动声色地暗玄，灼灼的能量比对。我们不知道张仆的诗如何，但是，在卢纶寥寥几笔的精彩中，分明也感受到了张仆所作《塞下曲》的不凡，才有了卢纶的应感而作。而和诗，就如棋逢对手一个理儿，只有性情和水平相当的人一起对弈，才有高亢的应和之音，宛若一曲高山流水的协奏，起伏缠绵，节点精巧。

卢纶何以能信手拈来边塞诗词，这与他曾担任“河中浑瑊元帅府判官”的经历是分不开的。疆场，征战，出塞，操练，阵势，庆功，卢纶作为元帅府里的人，自然见多识广，亲临现场时有，所接触交往之人，也多为军营将士，在这样的气氛下融入几多时，诗才敏捷的卢

纶便有了展示天空，《塞下曲》一作就六首，首首传情，诵读之感慨如临当时一般。

其一

鸢翎金仆姑，燕尾绣蝥弧。

独立扬新令，千营共一呼。

出征时点兵场上的豪迈，军士一身戎装，佩悬着雕羽制成的金仆姑好箭，四野旌旗招展，鲜妍开放在风中，如燕尾蝥弧般的昂扬翘首。将军阵前威武号发新令，引得千军万马的同声响应，一时间震天动地，营地里一呼百应，蔚然大观。点兵，阅兵，出兵，一股豪情壮志之气势不可当，锐利而震撼，有一种身临其境的逼真感觉，也倍觉英姿飒爽，难能可贵的感同身受。这样的战场题材和惟妙惟肖的技法在古代诗词中也是鲜少的，给研究者提供了一份珍贵的历史考证素材。不得不说，卢纶的诗歌有种铿锵的铮铮声音，令人肃然起敬。

其四

野幕敞琼筵，羌戎贺劳旋。

醉和金甲舞，雷鼓动山川。

热烈的庆功酒筵，以大地为席，苍天为穹，犒劳英勇的将士们凯旋。诗人选择的欢迎队伍，这里是最具有现实意义的。都是些什么人呢？原来，边疆各部落的兄弟姐妹都来了，成了一次民族大融合的盛宴，团结起来的各族人民，载歌载舞，披金甲衣，喝庆功酒，手挽手地跳起欢快的舞蹈，一副不分彼此、永远如一家人的暖融。震天的雷鼓，不是战鼓，而是和谐的大鼓震天吼，告诉苍穹大地，我们是一家人！战争的诗歌原材摄取，这一类直述民族大团结的诗歌不多，卢纶不一样的思维和独特的视角，令人耳目一新，有眼前一亮的惊羡感觉。

战争不是各国、各民族老百姓的本意，战争的根本是求得共存共赢共发展。这样的主题诗，千年后也会似历历在目的传神，是不可多得的好题材，历久不衰。

《塞下曲》是古时边塞地区的一种军歌，现实意义强，鼓动性也强。唐朝诗人特别是在边塞的诗人尤喜以此为题目写诗抒情。比较有代表性的有王昌龄、高适、李白、卢纶、岑参、李益等人。

结束浮云骏，翩翩出从戎。

且凭天子怒，复倚将军雄。

万鼓雷殷地，千旗火生风。

日轮驻霜戈，月魄悬雕弓。

青海阵云匝，黑山兵气冲。

战酣太白高，战罢旄头空。

万里不惜死，一朝得成功。

画图麒麟阁，入朝明光宫。

大笑向文士，一经何足穷。

古人昧此道，往往成老翁。

高适乃盛唐时期著名的边塞诗人，他与岑参并称“高岑”，在诗歌圣坛上也有着举足轻重的地位。他的诗作以笔力见长，雄壮刚健，奔放大气。有同盛唐时期一样的时代精神和音符特征，图强奋发，蓬勃发展，积极向上。

这一首《塞下曲》从儿郎跨马从戎起句，似还泛着一丝读书人成为军人的悠闲从容意，再到阵前一望，阵仗的气势，士气震天，擂点浑厚，旌旗飘扬着，一派壮阔波澜的雄兵酣战，好一个畅快淋漓，好一个热血的儿男们拼死沙场的豪情气概。如果再深入思远，一句“古人昧此道”道出了玄机，唐代文人以沙场报国博取功名的无奈和感慨，时风如此，如若功名成就时“往往成老翁。”这一形象的塑造，全面地反映了当时的功名取向和主要途径，让文人们不得不弃笔从戎，谋求自身发展和展示个人抱负。

汉乐府有《出塞曲》、《入塞曲》，唐代的《塞上曲》和《塞下曲》，秉承了文人挚爱家国

的志士气节，一样的甘洒热血的豪情凌云。《塞下曲》只是边塞诗的一支，还有许许多多的英雄情怀的好诗歌流传至今。

边塞诗的源头循迹可追溯到先秦时期。而《诗经》中的边塞诗作品就相当丰富了。到了唐代，边塞诗发展到了顶峰，仅数量就有近 2000 首，达到了各代边塞诗数量的总和。以王昌龄、高适等为代表的边塞诗派，是具有浪漫主义的一个重要流派。他们的边塞之作，多表现建立功勋的英雄壮志，驰骋沙场的作风气派，以及边塞风光、征战思乡、战士清苦的现实写意，也有民族之间或矛盾或融洽的将与士情怀的细致描摹等，很具有历史意义。

五月天山雪，无花只有寒。

笛中闻折柳，春色未曾看。

晓战随金鼓，宵眠抱玉鞍。

愿将腰下剑，直为斩楼兰。

中华民族，从来都是一个觉醒的民族，从古到今，从将军到战士，从文人到商贾，从百姓到朝廷，都有一颗拳拳赤子之心，一旦激发，爱国热情澎湃高涨，这种团结的力量来自内心的自发，来自责任的担当，来自炎黄子孙血脉相承的精神延续。朝朝代代都多有爱国诗行涌现，都有那么一些动人、震撼的鼓点若隐若现仍旧在擂响中，特别是在强大的唐代更为丰盛，但凡诗人大都有爱国诗作留存至今，这是一笔殷实丰彩的史学财富，彰显了当时的政风、时风、文风，留与后人一种精神和一身骨骼的想象与传承。

第四章 收拾旧山河

《满江红》·岳飞

怒发冲冠，凭栏处、潇潇雨歇。抬望眼、仰天长啸，壮怀激烈。

三十功名尘与土，八千里路云和月。莫等闲、白了少年头，空悲切。

靖康耻，犹未雪；臣子恨，何时灭？驾长车踏破、贺兰山缺。

壮志饥餐胡虏肉，笑谈渴饮匈奴血。待从头上、收拾旧山河，朝天阙。

千秋功业，何以万万年？长河漫漫，烟云过往，总有几颗星宿依旧闪耀着光华，成为一种永恒的记载和历史标识。时代变迁，亘古不变的是那些淘洗后的豪情满天依然阵吼在耳际，铿锵有力。

而在这些雄壮音色的背后，谁又在寥寥数笔间看透了战争的无奈和人民的疾苦？“中原干戈古亦闻，岂有逆胡传子孙！遗民忍死望恢复，几处今宵垂泪痕。”历朝历代的边塞征战，杀伐连年苦了谁？民不聊生，这年年盼望的安定，岁岁祈祷的平安，或都如梦中的愿景，醒来时便无迹无踪。那些垂泪期许，什么时候才是一个头儿？而老百姓不再面临干戈、战争。一个“忍死”，悲从底来，万籁俱灭，何等悲凉与凄苦，纵然间，几行字句便已悉数一幕背景，夜夜如此深沉，昏暗，烛光无法暖透的日子，宛若流放的生命，没了回家的归途，却又在遥遥无期中点燃黎明前的一轮希冀。谁能赋予一个明天，或明天的明天安稳？“笛里谁知壮士心，沙头空照征人骨。”这是一样的月光，一样的戚戚，一样的你和他。古来征战几人回？“三十从军今白发”，边关月，月月催人老啊！那曾经意气风发的儿郎，出征时三十壮年，而今蓦然回首，落月几度中，戍楼或成坟茔，寂寂凄然苦守。战士心，遗民愿，等一条归乡的路径，多少年了，还在梦中，或成空？“将军不战空临边”而统帅，他在做甚？恢复边关、河山的决心和信心，他有何？“朱门沉沉按歌舞，厩马肥死弓断弦。”“不战！”大帐中唯马首是瞻的将军却一直沉溺声色，夜夜笙箫歌舞，致使边关四野空虚，军备“弓断弦”，马儿不谙战事也肥得只能老将死去。一诗三折，层层皆一幅声像俱全的生动画面。《关山月》，这一轮清辉不是如钩般令人遐思和心动，照着的是壮志未酬心已老的军士已然霜发缕缕；怨怼无门的遗民，唯夜夜望月数落一颗颗心伤的泪滴，这种痛，交织间默默地暗许又一个天明。从“将军乐”中，不难发现，这是一种“和戎”国策的彰显，君无战意，何来将挡，国门虚弱，在月光下，更显清冷的淡淡哀伤。

借景抒情，在爱国主义诗歌中，手法多变，除却烛光，夜色等常常作为背景之一，美丽的月亮是必不可少的一个载体，往往成为诗人笔下的情景主角。望月，低头是月夜，回首月上柳梢头，溪谷春月，秋上镰月，心有圆月，月月不同，表达的意境各不尽同，却都是令人心动的衬景衬情题材。

“粉身碎骨浑不怕，要留清白在人间。”头可抛，血可洒，志士的心，却不能任人玷污和毁誉。气节在忠诚烈士眼里，堪比头颅一般珍贵。也就有了前仆后继可为理想不惜牺牲生命的志士、勇士、壮士一拨接一拨地涌现，历朝历代不乏英雄辈出。心怀天下事，追崇民族魂，这是爱国者们无一例外的表现。对精神境界的追寻，远大于对名利的追逐。为了心中的理想，可以“千锤万击出深山，烈火焚烧若等闲”。欲炼成钢，则必受千锤万凿的敲打，方能成型成器，代价是极其残酷的打压与抵对，收缩终成能量的聚力。我们或在狂风暴雨中也可尝试端着闲庭散步的架子，若遇“烈火”呢，还那么从容吗？烈火焚身，一触即化，烟云散去終了了，这是一种绝决的奉献，多少人能不畏这碾作成泥的默默归宿。

于谦的《石灰吟》，诵读得人人激昂。人生一世，高洁不正如这出山的石灰吗？劫难重重，磨砺不断，越是这样的考验，才有了精神的永固“要留清白在人间”。于谦是明朝大臣，他为